

溪煙知我意



如是見
李丹崖

深山，清晨。茶癮上來了，又懶得去煎，索性裹着茶去找一家茶社。清晨的山色，清馨幽遠，鳥鳴在耳，山泉潺潺，明白如練，驢蹄噠噠地走在山路上，不多時，就遇見一家茶社。門前那棵柳樹真是好，柳枝婆娑，柳浪裏有早鶯在恰恰而啼，把驢子拴在那柳樹上，進門去。隔着窗子看外面的景色，山水空濛，煙霞滿天，水流之上的霧氣與山間的煙霞交匯在一起，若隱若現的是山之間一座又一座黃牆，那是深山古剎。有湖，湖面上騰起的水霧，被兩隻打魚的小船破開，旋即又彌合，真是好景色。

——這是一二〇八年陸游在鄉野小店上的手筆，筆底的茶香與溪煙，被他記錄在詩句中：

「裹茶來就店家煎，手解驢鞍古柳邊。寺閣重重出山崦，漁舟兩兩破溪煙。」

我後來到了黃山腳下的太平湖，也恰值清晨，又是雨後，也依稀看到了這樣的景色。水面一片空濛的太平湖，被溪煙籠着，遠處的群山被山間的霧風輕紗一樣纏繞着，一切都是欲滴的濕意，當然也有撲面而來的詩意。

船在太平湖上划開碧波，有魚在船頭跳躍。不知道是不是鯪魚。桃花早已謝了，按理說，這個季節

的鯪魚雖不比二月，卻也是鮮嫩之際。我曾於春日桃花下釣到過鯪魚，可有勁兒，魚擺動之間，竟然扎手，一滑，那傢伙又跳到水中，逃跑了。

太陽還沒有出，似乎今天是不會出來了，云頭一層層，在天空集結，天際線處，有隱約群山的輪廓，勾勒得異常好看，山水間的溪煙，是任何山水畫都畫不出來的感覺。讓人想起，「多謝溪煙知我意，預先替作碧紗籠」這樣的詩句。碧紗籠，真是妙，山水皆入我籠中，鳥鳴和猿啼皆入我籠中，魚躍和蝦縱皆入我籠中，往來不絕的人皆入我籠中……

這樣的意境，後來我在東山湖也遇到過，遠山跟前一面湖，水上，煙雨空濛，一葉漁舟，舟上有小小的桅杆，桅杆上掛着一盞紅色宮燈，漁翁身披蓑衣在撒網，一網又一網地慢慢撒着，人與舟都離得遠，不知道收穫幾何。也許這樣的意境，是景區為了招徠人遊覽或拍攝有意為之。但，單單是衝着眼前這處景色，也值得讓我們駐足，玩味半天。

後來看佳朋兄收藏的一塊小石頭，是戈壁石，不知歷經億萬年風化，幾近玉質，瑩潤的石上，有淡藍色的水墨一樣的山景，絲絲縷縷的棉絮狀的紋路，好似碧紗籠一般，很有山水意境。小石不大，盈手一握，似乎把一方山水掌握在一拳之間，拳石之上的錦綉山景與溪煙，亦叫人癡迷。



「釉見敦煌」



市井萬象

觀眾在江西省博物館參觀「釉見敦煌——瓷畫藝術展」。該展覽於即日起正式開展。

中新社

中山東一路十二號



流動空間
方元

外灘是上海的地標，而中山東一路十二號大樓是外灘的地標。如果你沒見過它，那你一定沒去過上海。如果你去過，卻沒見過這座大樓，那等於白去了上海。對於我個人而言，每次去上海，它都是我必看的一座建築。今年是這座大樓建成一百周年。在這一百年中，它有過不同的身份：對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人，它是滙豐銀行；對於五十年代的人，它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對於現在的人，它是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它的這三個角色反映了時代的三次巨變。

這是一座廣為人知的大樓。它經常出現在銀幕上、熒屏上，以及無數人的家庭照片上。一百年來，雖然它的外貌沒有被歲月磨掉棱角，但它的故事像一張老照片，隨着時間的磨損，許多部分已經掉色了，輪廓模糊了。作為一個建築學者，我的興趣就是給「老照片」補色、重描輪廓，再找出背後的故事。

在中國現代銀行史上，滙豐是必讀的一章。一八六五年三月，滙豐銀行在香港成立，四月在上海開業，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八年的歷史。外灘的這座大樓是滙豐在上海的第三代辦公樓。一九二三年六月開幕的時候，它是亞洲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銀行建築。

滙豐不僅把英國銀行的經營模式搬到中國，也把英國建築的藝術形式帶到中國。為滙豐銀行做設計的是一家英籍建築事務所，名叫「公和洋行」。它是香港巴馬丹拿事務所(Palmer & Turner)在上海的分支。主持設計的是事務所的合夥人喬治·威爾遜(George Wilson)。他的設計採用了新古典主義復興風格。儘管這個比較傳統的設計未能滿足評論家們的好奇心，但它迎合了上海英僑社區對歐洲古典建築的愛好。重要的是，這種宮殿式建築正是銀行大班們想要的那種「金融帝國」的形象。

所謂的「新古典主義復興」，就像是一盤沙拉，混雜了各種各樣的建築元素。這些元素來自不同的年代和許多的地區，包括古希臘、古羅馬、意大利、法國、英國等等，甚至還有「英屬印度」的痕跡……這麼說吧，當年大英帝國有多混雜，它的建築風格就有多混雜。有些設計是很有趣的，例如，大樓中央那六棵高達三層樓的石柱看上去像是傳統的古希臘柱式，但你仔細看就會

發現：柱頭上的漩渦裝飾不是圓形的，而是方形的，像是中國的回形紋。這可能是英國建築師為中國的西式建築自創的一種柱頭式樣吧。

從外表上看，這座五層高的大樓像是一座傳統的磚石結構建築，但實際上它並非那麼厚重，因為真實的承重結構是鋼框架，外牆的厚石板主要起裝飾的作用。我們在外灘大街上見到的許多古典式樣的歷史建築，都是採用這種結構和施工的方法。

在建造滙豐大樓的那個年代，上海灘尚是西方霸權勢力下的「十里洋場」。歐洲白人自認為高人一等，毫不掩飾對華人的種族歧視。這種西方殖民主義的觀念也表現在建築設計中。例如，現在人們看到的這個營業大廳，在過去是不允許華人進入的。當年，建築師設計了一大一小兩個營業廳。前面的大營業廳是為白人服務的，由外灘大街（現中山東一路）的正門出入；後面的小營業廳則是給華人使用的，從福州路的後門出入。

儘管時代變了，大樓的主人變了，但那段歷史不應被忘記。現在，許多人都不知道大、小營業廳的故事。其實，不要說一般的人，即使像我這樣的建築學者也未必知道。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國做博士論文時，偶然在英文史料中發現了這個故事。它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和反思，原因不是為何建築師會這樣設計，而是為何在有關的中文資料中我從未看到過這個故事？為何在中國現代建築的研究中忽視了殖民主義與建築的關係？可喜的是，隨着中國的開放，對中國西洋式建築的研究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在滙豐的故事中，不能不講那兩隻守在銀行大門兩旁的銅獅子——史提芬(Stephen)和施迪(Stitt)。根據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的考證，銅獅是由上海偉達洋行的英籍雕塑師魏達(William Wagstaff)製作的。但據我所知，它們是倫敦皇家藝術學院雕塑系教授亨利·普爾(Henry Poole)的作品，由辛格父子公司(Singer & Sons)鑄造，然後從英國海運到上海安裝。不過，魏達並非與滙豐的銅獅子沒有關係。由於普爾在一九二八年病逝，因此滙豐銀行在一九三五年重建香港總部時，便請魏達按照普爾的雕塑複製了一對銅獅。

現在，人們在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門前見到的獅子並非當年滙豐銀行的原物。那麼，原物如今身在何處？據說史提芬落戶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施迪則在上海市銀行博物館養老。

中國改革開放後，當滙豐銀行在九十年代初重回上海開業時，曾試圖高價購回這座大樓。表面上這是簡單的商業交易，但實際上並非那麼簡單，因為這座地標建築隱含着豐富的政治象徵意義。精明的上海人回絕了滙豐的出價。雖然滙豐銀行可以回來，但上海灘永遠不會回到過去那個時代了。

一座建築能否成為城市的地標，不在於它的外形有多麼高大，而在於它在城市的記憶中有什麼意義。中山東一路十二號這座大樓在中國現代銀行史、中國現代建築史，以及上海城市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但不會從上海的記憶中消失，而且會時時提醒人們，中國在過去的一百年如何從弱到強走到今日。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二號大樓是外灘的地標性建築。作者攝

倡建香港文化大數據



善洽若水
胡恩威

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推動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是建立文化大數據。以大數據推動發展和創新。什麼是文化大數據？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要設立文化空間大數據，紐約、倫敦、東京、上海已經整理他們的文化數據，例如有多少文化空間？文化空間包括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演藝場地、藝術工作室等。大數據包括文化空間的數量、種類、面積、硬件及軟件的特性及數據等。這些文化空間大數據反映了一個城市的文化創新能力。因為文化需要空間創作、需要空間展示、需要空間儲存，才能夠有健全的發展生態。香港的問題主要是空間，沒有文化空間大數據，香港特區政府不一定能真實全面掌握目前狀況，很難有系統地發展藝術文化。

近年來上海積極推動博物館建設，並訂立博物館政策。博物館政策衍生大量不同類型的藝術館和博物館，這些文化場館構成上海的旅遊文化資源。目前香港公營博物館大多集中在康文署管轄之下，可以配合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香港的文化空間大數據，建議由地政總署、統計署、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等部門建立。有了文化空間大數據，便有發展指標，就會知道尚欠多少空間？需要什麼類型的空間？有一個具體的指標去發展。市建局、香港鐵路、房屋署等，對未來地區的規劃和發展，每區都應該有文化空間數據，定下文化空間指標，才能有一個系統性、科學化的計劃和布局去按步執行。

近年上海市大力進行文化空間的建設，劇場、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大量增加，形成一個發展文化有利的基礎。發展文化離不開土地空間，香港亦可和深圳合作，利用深圳的科技，技術支援，協助香港建立起文化大數據。

文化大數據除了空間，第二個重點就是教育。文化教育大數據，包括中小學文化教育的量和質，先有了「量」才可以談「質」。例如有上海發展博物館時，先有一個「量」的指標，之後才有一個「質」的指標，對博物館進行分門別類、公營私營、規模大小的規劃。

香港特區政府可要求發展商除了在物業上起商場之外，亦可發展文化空間。未來幾年，深圳將陸續興建大量文化場地以及文化空間，在大灣區內加強其文化軟實力。

香港要實行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是先要弄清楚自身的目前狀況和情況，而建立文化大數據是推動文化空間發展踏出的第一步。

是花功夫熬出來的湯，是時間沉澱下來的精華。

仔細看碗裏的sa湯。香菜的綠，雞蛋花的黃，融在肉骨熬的湯裏，佐以微量胡椒粉，色香味俱佳。吃着人生的第一碗sa湯，我暗暗地想，旅行真是行走中的課堂，不但品嘗到特色



◀公園裏拍到的「知行合一」。作者供圖

美食還兼帶識了字，可謂一舉兩得。

今年五一假期，我回家鄉探親，拉着老公一起去舊居懷舊。舊居附近有座街心公園，是我少女時期最喜歡去的地方。很多年沒去了，公園有了不少變化。在一座雕塑前，我看到邊上的一塊石頭上刻了一個金色的字，左看右看不認識。

拍了張圖片詢問書法老師。他說：「不是『知行合一』的意思？」恍然大悟，那旁邊的雕塑應是教育家陶行知吧？讀書時我就知道陶行知，因為他喜歡明朝大學者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主張，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陶知行」，後來知道了實踐的重要意義，於是又改名為「陶行知」。不過，我不知道他為此還創造了一個字典上查不到的字。將「行」字一分为二，在中間插入上下組合的「知」字，這樣就完美地「知行合一」了。

網絡上說，這個創造出來的字讀作gan，諧音「幹」。陶行知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主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認為實踐是獲取認知的必須途徑，只有實踐才能出真知。即「行」為第一步，要獲取知識，捲起袖子直接幹就行了。一次懷舊散步，學了點新知

識，挺開心。

去珠海遊玩時，我參觀了當地的最美書店——覓書店。我很喜歡逛書店，每到一個地方，書店是我必到的觀光點之一。此外，覓書店對我還有一個吸引點，那就是「覓」字我不認識，它該怎麼讀？是什麼意思？是「不見」的意思嗎？

從酒店打車去覓書店，在目的地一欄需要輸入店名。現場查網絡，「覓」字原來也讀作：mì，古同「覓」。覓書店很大，不僅售賣書籍，還兼具美食、咖啡、茶飲，還有很多好玩的潮玩文創，更像是一個將閱讀文化體驗空間和生活美學空間融為一體的城市客廳。

在覓書店參觀時，看到一段對「覓」字的官方解釋：「生活中和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往往都是無形的，易隱、易逝，不見。不見就要尋覓，抱定追求前進的獨特態度和向上的自由精神，才能在尋覓的過程中悟不見。從不見、見，再到不見，不僅是一次自我昇華，更是生命之意義所在：覓不見。」

這也是覓書店的建立初衷：在喧鬧的城市中，幫助大家尋找好書，尋找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

行走中的字典



自由談
陸小鹿

去合肥旅遊，用自助早餐時，我在一塊小黑板前停下了腳步。黑板上寫着一個我不認識的字，後面跟着「湯」字。

這個我不認識的字，左邊是「月」，右邊上面一個「天」字，下面一個「非」字。

我問服務員小哥：「這個字怎麼讀？」他說：「讀成sa，第四聲，sa湯是安徽的特色美食。」

既是特色美食，名字裏又含有我讀不出來的字，於是要了一碗。

一邊吃一邊在手機上查詢sa湯的典故。sa湯的典故有很多種說法，我比較喜歡這兩種說法。其一，sa字是由紀曉嵐創造出來的。某日，乾隆皇帝微服私訪，在又饑又餓時喝了一位老婦沖了雞蛋的雞湯，感覺非常美味，於是問老婦這是什麼湯。老婦耳朵不好，反問道：「啥湯？」乾隆問紀曉嵐老婦說的是什麼？紀曉嵐靈機一動：「老婦說這湯叫sa湯。」乾隆再問：「sa字如何寫？」紀曉嵐說：「sa字是月字旁加一個月天字，然後下面一個非字。」言下之意為：月下天字救命湯。

其二，拆字解釋法。「月天非」意思是「月月熬天天熬，非一日之功。」寓意sa湯